



九江：岳飞的第二故乡

■ 黄澄

2019年清明节，一则消息轰动了柴桑区。上海金山区岳飞研究会会长岳巧明经过多年的走访、考证，认为其先祖岳珂——岳飞最有名望的孙子，很有可能葬在柴桑区天坡村将军注，然而除了其家谱的记载葬于德化县，他并没有提供其他详细资料。

那么，有没有可能将军注真的是岳珂的墓葬呢？

岳飞子孙大多入籍九江

我们先来考查岳家与九江渊源。岳飞生于河南汤阴，1127投入抗金大军，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由于南宋政权非常不稳，外有金人随时觊觎，内有各地叛民此起彼伏，1132年宋高宗升岳飞为“江南西路舒州制置使”，诏令“屯江州”，并节制江北舒州、蕲州，遇到紧急军情，整个江西驻军都任其调遣。岳飞因此安顿家属于庐山脚下，并有大量家乡族人南迁移居，《金佞粹编》说岳飞“九江有宅一区，聚家族之北来者；有田数顷，尽以瞻守家者”，甚至在附近驿道边形成了著名的“岳家市”。至今赛阳镇仍有“牡丹亭”、“岳氏名园”等石刻遗迹。1136年，岳飞的母亲于襄阳军营中去世。岳飞千里扶柩，还葬九江。有祖坟的地方就是家乡，从此，故乡沦陷的岳飞就把九江作为自己的家乡，在这里买田置地，安顿家人，结庐守孝。岳飞在给东林慧海和尚的诗中说“功业要刊燕石上，归休终伴赤松游。叮咛寄语东林老，莲社从今着力修。”早早表达了自己结束军旅生涯后归老九江的愿望，只可惜年纪轻轻被害身亡，留下千古遗恨。

对于岳飞、岳云、岳雷父子等，九江还只是第二故乡。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岳霖、岳震、岳霆及其他子孙来说，对汤阴没有什么印象，九江便是他们唯一的故乡。结束流放生涯后，全部回到了九江，户部归还岳家田宅钱物，岳家子孙依此休养生息。岳珂在父亲岳霖去世后就回到九江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古代跟现在一样，也是按照“户口”所在地参加“高考”的，岳珂1198年参加江西漕试并中举，说明已经落籍九江。后虽四处为官，始终以九江为家乡，他说“庐山之下仙佛之庐多公题匾，予熟其体矣。”表明对故乡非常熟悉。又说“予八岁侍先君西归，过当涂。”归就是归九江。说“时先君召还省闕过乡，维舟琵琶亭，”说“吾乡有义谿，事甚奇。”说“吾乡有周教授者，家太一观前”，对江州知府乔似孙自称“郡人岳珂”，显然，“乡”与“吾乡”都是九江。在刚出门的路上就有《道中思庐山》诗，晚年更号“棠湖翁”，以庐山、甘棠湖作心灵的皈依。“原是庐山莫逆交，官亭畔畔着衡茅。”无论身在何处，九江都是归宿。《德化县志》记载，1519年朱宸濠在江西叛乱，涂炭生灵，导致“居民星散，岳氏子孙荡然无存”。可见，在将近四百年的时间里，留在九江的岳氏子孙一直繁衍不断。

总之，岳飞以九江为根据地，建功立业，其子孙在此繁衍生息，求学出仕，无论是“户口”、产业，还是心灵皈依，九江都是他们的故乡。可是非常遗憾，历代县志都没有把岳家人当做九江人，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文采风流汪鸣相（下）

■ 洪应龙

诗追太白显风流

汪鸣相不但是文章高手，还是一位有才华的诗人。有诗集《云帆霜铎联吟草》行世。人们最喜欢的是他中举时中秋月圆之夜在南昌客栈写的一首诗。全诗为：“战罢文场笔阵收，客邸不觉又中秋。月明银汉三千界，人醉金风十二楼。竹叶酒浮豪士兴，桂花香满少年头。今宵亲与嫦娥约，来日瞻宫任我游。”这首诗想象丰富，语言色彩绚烂，意兴豪迈。时人说他有太白之风。这首诗也是汪鸣相最得意之作。

汪鸣相蹭蹬名场，从十七岁中秀才到38岁中举。困于帷场21年，从小负神童之名，身边与他同辈的人早中了举人。如浩山张锦枝的儿子张凤友嘉庆年间就中了举人。都昌曹敏政仅比他3岁，26岁中举，多年就入了仕途。换作别人早已心灰意冷，像《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先生那样远离科场，过另一种生活。可是汪鸣相热衷功名，始终认为不得志是时运未济，所以屡败屡试。果然天意怜幽草，道光壬辰一科石破天惊，一举成名。得意之情难以言表。“月明银汉三千界，人醉金风十二楼”，反映在诗中境界是如此开阔，意气是如此豪迈，月是中秋团圆月，人是科场得意人，美景与人多么合拍。特别是这首诗的最后一联“今宵亲与嫦娥约，来日瞻宫任我游”想象奇特，借景抒怀，寄托了远大的抱负，也表达了来年京试必胜的决心。这样的诗只有风流倜傥的汪鸣相能写得出来，能写出这样诗句的人不中状元恐怕都难。

传说这又是一首风流惹祸的诗。道光癸巳科汪鸣相联捷一甲第一名，终于大魁天下，成了京城的新贵，京官争相与他结识，汪



岳氏丘墓在柴桑

岳飞母亲及其夫人分别葬于今柴桑区株岭山和太阳山麓，均已列为省文保单位。

岳飞长子岳云与父亲一起死于冤狱，平反后，一起赐葬在杭州栖霞岭下。

岳飞次子岳雷墓被岳飞思想研究会“发现”于丹阳。传说岳雷晚年居丹阳，1210年去世，享年78岁，葬鹤迹寺旁。然而《金佞续编》明确记载：已故岳雷“特追复忠训郎、合门祇候。”岳雷并没有等到恢复自由，已经客死他乡，不会超过36岁，皇上只能“追复”其原职，因此，岳雷只能葬在流放地（后或归迁）。

岳飞三子岳霖墓传说在宜兴，但不可信。岳霖逝于广州府任上，岳珂扶灵归葬，他后来回忆说“（1193年）冬护丧北归，卫公以宁武之节来治于洪（即洪州，今南昌），余舟过章江（即赣江），亟命幕属来唁。”显然，途经南昌，归的只能是九江，而非宜兴。又说父母的坟墓在“吕田原”，1212年4月正依庐为母守孝。那么“吕田原”在哪里呢？同年八月他在太平宫购得米芾行书帖一卷。《程史》中则记载“甲戌岁（1213）在九江”。古人守孝二十个月，不得离开，这两年岳珂人必在九江，“吕田原”也必在九江。岳珂1238年初秋又有诗题为《予归未省松楸……》，其时岳珂罢官，归九江闲居，松楸即指父母的坟茔，在九江而言“未省松楸”，岳霖墓必在九江，而不可可能在千里之外的宜兴。

岳飞四子岳震、五子岳霆兄弟、妯娌合墓有建在黄梅的说法。传说父兄遇害时，家人引兄弟二人偷过长江，改姓鄂，隐于黄梅。直到父亲昭雪时，才恢复岳姓。这个传说同样难以置信。第一，岳飞被害前已经是正一品的朝廷大员，而且部下参与了告发，比如参谋薛弼为讨秦桧欢心，对岳飞军营中的事情“动息辄报”。岳霖、岳霆都生于九江，难以隐藏。第二，岳飞被害后，家属尽徙岭南，并由参与陷害岳飞的张浚来执行，难以漏

网。《龙溪县志》有载：“二子霖、震谪岭南，后移于漳，因家焉。”第三，岳震、岳霆都是官员，兄弟、妯娌合葬，也不合礼制。

古人慎终追远，严守礼制。姚太夫人去世于千里之外的鄂州，岳飞抛开军务，亲自扶柩，归葬柴桑。岳霖去世于千里之外的广州，十岁的岳珂护丧北归，也应葬于柴桑。

将军注墓葬有待考证

将军洼位于柴桑区天坡村叶家墩屋场后，在岳墓东南方向一千一百米，而岳夫人墓则在岳墓西南方向两千米，根据古代贵族的墓葬习惯，这个距离属于同一区域，岳家人完全可能在岳墓附近选择墓址。附近一带村民虽不知将军洼来历，但名称由来已久。村民介绍这里过去有祭祀的屋宇殿堂之类，现在种地时随时还可能扒出建筑构件。

从现存的石人、石羊来看，将军洼的墓葬级别是很高的。宋代只有公、侯或一品官员才可用石人。岳珂是岳飞子孙中唯一在世时获封侯爵的人，其妻威宁郡主乃信王赵璩之女，如果将军洼是岳家陵墓，墓主只有可能是岳珂，事实上，本地历史上也没有第二个如此显赫的家族。

岳珂虽然没有其祖父岳飞那么名声显赫，但在历史上依然是值得纪念的大家。首先，岳珂是能吏，从基层做起，官至“权户部尚书，充淮南江浙荆湖制置茶盐使”，封邟侯。其次，岳珂一生著述丰富，主要有《鄂国金佞粹编》、《宝真斋法书赞》、《程史》、《愧郊录》、《玉褚集》等共计124卷，是今天研究宋代历史、艺术、典故的重要资料。

将军洼墓地背倚匡庐，面对株岭，丘壑环抱，树木苍翠，除了地面建筑被破坏，地形地貌仍然处在千百年前的原生态，即使不是岳珂墓，也是级别极高的古代贵族墓葬，完全符合国家文物局《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导则》第六条的规定，应该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

汪鸣相联捷几乎不可能。彭泽是蕞尔小县，虽然文风不弱，本届考一二进士问题不大，要进前三甲无异痴人说梦。汪鸣相一举夺魁好比平地一声雷，让他们觉得事情太离谱，根本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

其次，文人也拉山头。汪鸣相家境贫寒，寡交游，与一些士人缺少感情联络，你不在我圈子里，我便不看好你，你即便中了状元，贬了你又怎样？以我为尊，打压别人抬高自己，文人相轻，这就是晚清文坛的坏习气。

然而皇上器重他。道光十四年授他顺天乡试副主考，道光十五年又升他广西乡试主考。可叹一代文章遭鬼妒，他于广西回京途中接到父亲病逝的噩耗，来不及回京复命便扶棺南下，为父守孝三年。总以为严寒过后就会春回大地，谁承想六月飞雪，刚接受天语垂询，天子言犹在耳，接着母又丧，再丁忧三年。六年时间经过了丙申己亥科考，朝廷又添新贵，如丙申科中榜眼的辽东才子朱国印被朝廷破格提拔为署理盛京的按察使，他这个状元已成旧人。母丧将满，这时赣南书院邀请他前去讲学，便仓促起程。官船已经停泊在江边，准备第二天启航，他却于当晚自缢于县城江边旅店。死后家人发现桌子上有一张字条：“身无寸铁之资，家有千金之累。”

一代文星就这样殒落了。他屡遭不幸，家中一贫如洗。世态炎凉，年少时那点锐气早已消磨殆尽，像他们这样卓尔不群的人追求的是轰轰烈烈，大清官场黑暗，他深谙候选的滋味。当他写下“身无寸铁之资，家有千金之累”十二个字时，再也没有与命运较量的勇气，只有用结束生命做最后的抗争。



在白居易的诗里品味九江的秋天

■ 刘燕

白居易是唐朝著名诗人，他的代表作之一《琵琶行》一句“江州司马青衫湿”，让他与江州的渊源越千年而不息。江州是九江古称，这座小城山秀水美，清丽婉约，宜居宜游，十分可人。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旋即赴任。直到818年的冬天被任命为忠州刺史，他才离开九江。白居易因贬谪与九江结缘，从都城长安到僻地九江，贬谪的苦闷时常萦绕在白居易的心头，所以他在江州司马任上所留下的诗中，多悲秋伤怀之作，然九江的山水之美，得天地之灵秀，深深慰藉着白居易失意的心灵，让他在悲秋伤怀之外，也留下了很多咏赞九江秋天美景的诗句。

《秋热》

西江风候接南威，暑气常多秋气微。
犹道江州最凉冷，至今九月着生衣。

长江自巴蜀流经九江，作为长江中下游的城市，这里的风物气候最为接近南方。即便入了秋，也常常是酷热难耐，很少有秋天的那种清凉之气。就算是江州城最凉爽的地方，人们到了九月份也仍然身穿着夏天的单衣。白居易作为一个北方人，初到九江，亲历秋天暑热，以诗人的敏感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全诗直白描述了九江早秋的热，并无半点抒怀，可在今天读来，依然十分应景，感觉九江的秋热持续了一千多年。九江初秋的热，实非亲历不能知。今年立秋，正值中伏，暑热未消，凉风未至，秋老虎威风十足，温度常常比多雨的盛夏还要高上几度，真真儿的是暑气常多秋气微。九江秋天的凉气，仿佛害羞的闺阁少女，来得婉转温柔，非要一场又一场的秋雨，清凉才会渐起，暑气才能渐消。

《江楼早秋》

南国虽多热，秋来亦不迟。
湖光朝霁后，竹气晚凉时。
楼阁宜佳客，江山入好诗。
清风水蘋叶，白露木兰枝。
欲作云泉计，须营伏腊资。
匡庐一步地，官满更何之？

九江城临江而立，为赏江上四时丽景，又临江筑就许多楼阁。这首江楼早秋便是白居易登楼赏阅南国秋景时所作。九江的初秋虽然依旧炎热，秋意也来得婉转，但并不迟到。九江丰沛的雨水，在春夏是缺点，到了秋季，就显出了它的好处。初秋的雨后，不管是清晨映在湖面的光影，还是傍晚竹林般的清凉，都足以让人醉心于美丽的山水之间。更不要说登高望远的阁楼，那可是迎接嘉宾游客的好地方。如诗描绘的江山美景，也正是吟咏好诗的出处。再加上清风拂后微摇的叶随波聚散，湖面漾起的阵阵涟漪逐渐远去，木兰枝叶上的白露如珍珠般晶莹剔透。这南国的早秋，山水如此宜人，让遭遇放逐的诗人，都有了“欲作云泉计，须营伏腊资”的归隐之心，可是再一想到自己现在为官尚未期满，又起了“匡庐一步地，官满更何之”的犹疑，归隐和出仕的矛盾心理更加突出九江早秋美景的诱人。

《题元十八溪居》

溪岚漠漠树重重，水槛山窗次第逢。
晚叶尚开红踯躅，秋芳初结白芙蓉。
声来枕上千年鹤，影落杯中五老峰。
更愧殷勤留客意，鱼鲜饭细酒香浓。

这首诗是白居易寻访朋友元十八居处时所作，元十八即元宗简，字居敬，是白居易在江州的莫逆之交。元十八隐逸在五老峰下的溪居，经由白居易的笔触，由远及近，层层推进，向世人展示了它的静幽秀美。远望山间溪水潺潺，水面岚烟弥漫，两岸树木茂密。临水阑干，面山小窗，措置有序，次第而来。那火红的晚秋霜叶仿佛盛开的红杜桂，秋天初绽的菊花好像洁白无瑕的芙蓉。高卧时枕上听得到千年的鹤鸣，畅饮时杯中看得到五老峰的倒影。九江秋天的美景令白居易为之心醉，加之主人盛情相待，更觉鱼肉格外鲜美，美酒更加香醇。这首诗一扫失意落寞之态，着墨描写了九江秋天的美景，读来令人心向往之。

《琵琶行》（节选）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深秋的夜晚，诗人骑马到江州城外，送客至浔阳江中的小船，望着奔流不息的江水，看着在萧瑟秋风中飘零的枫叶，摇曳的荻花，离别的伤感充满心头。想要与朋友好好道别，奈何没有音乐助兴，只有对着浸入苍茫江水中的清冷月影，把离别的悲伤盛入欲饮的酒杯里。

九江的山水之美虽未能彻底治愈白居易的贬谪之痛，却陪伴他度过人生最灰暗的时刻。《琵琶行》对九江秋天枫叶荻花的描写成了送别诗里最具代表性的意象，使人对浔阳江头的秋夜充满无尽的遐想，这也是白居易对九江山水最大的馈赠。